

繼國史館發行

《虎躍鷹揚——陳納德與中國抗戰》影片，

記敘陳納德將軍的偉業生平（下）

· 陳立中 ·

陳納德就任為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的少將指揮官後，積極要求羅斯福總統增加駐華航空部隊的裝備和軍力，俾及早擁有中國大陸全境的制空權，以伺機進擊日本本土，但是在作戰計畫的布局上，卻和同為美籍的盟軍駐中印緬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見解迥異，以致時有爭執。然而，陳納德的見地卻獲我國蔣委員長的支持採納，經蔣委員長向美國總統羅斯福反映後，陳納德對航空部隊的指揮權獲得相當程度的擴大。一九四三年七月下旬起，中美盟軍和日軍的飛航戰鬥部隊，次第在我國華中地區展開多次的激烈空戰，中美盟軍因為已建構精密的情報通訊網，兼以戰技日漸精湛，遂得以大敗日軍航空部隊，擊落日機六十二架而僅損失三架。嗣後，併肩作戰的中美航空隊已可充分掌握制空權，並逐步對於停駐在長江和大陸沿海的日本軍艦施行轟炸，同時接連襲擊屯駐在漢口、廣州和香港的日本駐軍和其軍需設施，屢有出奇制勝的戰果。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陳納德指揮下，第十四航空隊向曾派出戰機，自大陸沿海的軍機場升空而飛臨臺灣，轟炸建置於海岸一帶屬於日本海軍的軍機場，摧毀停駐於各機場上總計四十二架的日本軍機，並於空戰中擊落日軍戰鬥機十五架。在日本政權佔領下臺灣的百姓，紛紛從該等空戰中知悉盟軍和日軍的空中優勢已告大幅扭轉，神州之抗戰勝利與臺灣之重歸祖國，當已指日可待。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八日，美籍魏德邁(Albert C. W. Wadsworth)將軍奉美國總統羅斯福之令，接替史迪威將軍之中印緬戰區參謀長職務，惟美國陸軍派駐亞洲地區的航空隊，諸如本文數次提及的第十航空隊及第十四航空隊，亦在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上將的指示下，於一九四五年間逐步調變作戰計畫並調整指揮權，陳納德將軍因為難以接受改變的計畫，遂在戰事行將終結前的一九四五年七月六日向魏德邁將軍提請退休，旋獲批准而於當年八月一日，帶著中華民國政

府頒發予他的「青天白日勳章」準備返回美國，告別了他在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和他生平第二度的軍職生涯，亦結束了效力於我國航空部隊為期八年兩個月的生涯。由於必須等候船期的關係，故陳納德是在八月八日始搭船離別我國，這位在對日抗戰期間曾受命指揮航空部隊馳驅於我國領空的戰士，無愧是與我國同在逆境處遇歲月中並肩作戰的忠貞戰友，亦被我方多名獻身雲空之飛行同袍引為楷模。

在陳納德留華期間，他所投效、指揮的部隊總計擊落過兩千六百零八架的日本戰機，並擊沉和挫損過四十四艘的日本軍艦以及眾多替日軍從事運補的貨(商)船，己方陣營則共損失四百九十六架戰機，不到對方架數的五分之一，的確是一位戰功卓著的飛航將領。另一略為戲劇性之事，乃是在陳納德離華後僅約一週左右的光景，日皇就於亞洲時間八月十五日對全體日軍下達「無條件投降」的敕令，對日抗戰暨第二次世界大戰於焉落幕。在船上獲知日本宣告投降音訊的陳納德，事後曾多次提及由於短暫的時間差隔，以致他未能出席日本的投降儀式，乃是未盡完美的憾事。

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向魏德邁將

軍提出退休聲請而旋獲批准的陳納德，斯時不過是方剛年逾半百左右、「五十而知天命」的中壯齡時期。他若能在脾氣上稍加隱忍控制，而莫要在大戰已進入尾聲且歐洲戰場業已落幕的階段，輕易的提請退休，當然即能如其所願的於日後出席對日本的受降儀典了，以戰勝國暨正義陣營之方的將領身分，光榮無比的迎臨這一歷史時刻。就陳納德而言，雖是不無遺憾之處，惟由他所創下的燦煥軍功，則可令其終身與有榮焉。

大戰結束後，陳納德將軍繼續留華數年，為我民航空運領域效力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陳納德重返中華民國，此時國內百廢待舉，亟待回復原有之各種交通運輸網絡甚或擴充新建，而可飛越山嶺江河、快速完成運補和載客的空運更是備受重視。此等需求，啓動了陳納德重展飛航長才的意念，擬欲籌措資金、購置汰餘的軍用運輸機，在我國創設屬於民航型態，旨在協助政府部門運補物資、救援人員等運輸任務的「空運署」，該計畫終於在克服諸多項因素後，於隔（一九四六）年十月實現，英文全名為「China National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CNRA)」，機構總部設址於四川

重慶，高層幹部大都為美籍人士。該空運署的業務起初是直接由行政院督導，主要任務係替直屬的行政院「善後救急總署」運送賑災救急用物資，一九四八年改由交通部督導，同時易稱為「民航空運隊」(Civil Air Transport, CAT)，並因高層主管的易動和運用資金來源，而轉化為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外圍組織。

惜在抗戰甫告結束，已停歇數載的國共對抗卻又有復燃跡象並逐漸呈現徵兆，我方繼東北長春、華北北平和華中徐蚌之三大保衛戰接連失利後，國民政府於一九四九年撤守臺灣，遷移過程中陳納德領導的民航空運隊亦多方協助我國空運人員、物資，在危難緊迫狀況下力求保全人力、物力以待復原重建，同時以大批空運來臺的裝備，協助政府將臺灣整建為復興



圖中標高最高的天然山丘，為直格升之前，全市最高的「桂子山」，卻是臺南水交社原址，狀似土丘的小山，高僅29公尺。

基地。CAT在隨著政府撤退抵臺初期即設址於臺北，旋於臺南機場附近的臺南、仁德交界處，尋覓得供停駐飛機和從事維修保養的大片需用土地，以求立即回復營運，使得附近地帶逐漸形成用以支援空運發展的特別產業區。同年，陳納德則撰成其回憶錄《一個戰士的道路》(The Rugged, Rugged Warrior)，交由位於紐約的「Ballantine Books」出版社付梓發行。

一九五〇年，民航空運隊改變為公司組織的型態，陳納德出任為董事長；此外，CAT亦於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在當時臺南市健康路一段北側、靠近名為「水交社」的地方（水交社後來成為臺南市多個空軍眷村的匯集地）購地建宅，以供美籍員工居住並逐漸擴展範圍，設立為自成一格的



合影圖。陳納德暨陳香梅、仉儷。



位於臺南的亞洲航空公司大門。



亞洲航空公司維修廠棚。

獨特社區。後來，復因多名美籍人士和眷屬群居臺南，為應教育幼眷上的需要，臺南遂在同一時期於城區東北方的開元路一帶設立有美國學校（該美國學校舊址位於今臺南市開元路、長榮路交叉處，現已改設為公園綠地），是南臺灣僅有的一座可供美籍學童就讀並可留宿部分學生的學校。但業於一九四七年和陳香梅女士（出身中央通訊社、職司採訪之我國記者）締結婚姻的陳納德先生，在一九五〇年代大都長居於美國本土的路易斯安那州家鄉，間則應邀出席活動或演講，一九五八年起因為其身體數感違和，乃逐漸減少公開活動。

CAT公司則在一九五五年時，改組為分別專司民航空運和維修航空器的兩個公司，前者為當時我國唯一

球陷於「冷戰」，地區性的激烈戰爭亦時有所傳，亞洲方面繼韓戰方才落幕不久，美國中情局便已預料越戰恐難避免，必須及早擇定地方興建飛機維修產業，以待一旦戰事真的引爆後，得以併合周邊的協力產業，共同支援美軍維修飛機等各種航空器；反之，苟若越戰得以免除，則可轉化為民間型態的營利事業。

爾後，越戰果如預料般的在一九五〇年代後期趨旺轉殷，更因美國的直接投入而使戰局自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起益發擴展，亞洲航空公司確實在越戰期間肩負起維修保養美軍戰機的重任，亦為該公司創下鼎盛的業績。至於和CAT原本業務較為契合的CAT CO.，最早是以改裝過的C-46運輸機從事臺灣本島的載客飛航業務

，之後又增購康維爾八八〇噴射機，開發臺北、香港間之航線，惜乎卻因為先後於臺中神崗和臺北林口等地發生空難意外，航空客運業務爰逐漸萎縮而告終，取而代之者乃是受政府輔導而告崛起的「中華航空公司」（China Airlines, CAL）。

上述發生於一九六〇年代之後的事跡，陳納德先生皆已未能與聞了，蓋他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便因病情轉重而以六十七歲之齡告別人寰、溘逝於華盛頓，美國國防部以最隆重的軍禮將其安葬於阿靈頓國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位於維吉尼亞州，鄰近美國國防部所在的「五角大廈」，是美國陸軍部直接管轄的兩座國家級公墓之一）。陳納德墓席前的碑石，正面是以英文鐫刻，墓誌銘涵蓋有他所曾榮獲的各種獎章名稱，如「Army Distinguished Service Medal」（陸軍傑出服役勳章，兩次）、「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飛行優異十字勳章，兩次）、「Order Of Blue Sky and White Sun」（我國頒發的青天白日勳章）、「Order Of the Cloud and Banner」（我國頒發的雲麾勳章）以及「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大英帝國勳章）等

，背面則是以中文鐫刻的「陳納德將軍之墓」，這是阿靈頓國家公墓中難得見到的中文字句，足見陳納德和我國情誼之密切深厚。

尤屬榮耀的是，美國總統艾森豪於陳納德生前，業已提報國會並獲同意，於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晉陞陳納德為「空軍中將」，旋派遣專使將軍階和證書送予住院治療中的陳納德先生。從以上事蹟可悉，陳納德先生在青年階段服役於美國以及中年階段馳驅於吾國戰場時期，是屬於陸軍航空部隊的軍官和將領，但是在他二度退役後和往生之前，則由於美國已經建置了空軍的軍種，所以陳納德最後所獲得晉陞的軍銜乃是空軍中將。職是之故，媒體無論是稱其為陸軍將領或空軍將領，則皆有其依據。惟就其獻身軍旅之一生觀之，幾皆投效於航空部隊，既曾秉持凌雲壯志以翱翔長空，亦曾培訓飛行人員，領導轄下的志願隊、特遣隊或航空隊以從事征戰，加上最後階段是由美國總統授階為空軍中將，因此稱其為空軍將領應是最為妥切者，咸信陳納德本人亦最樂於接受此一軍銜和稱譽。

結語

就我國建置航空部隊以及發展空中武力的整體經過而言，早在陳納德

應邀抵華初際的數年（即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之間），亦曾有來自蘇聯的飛行員如日加列夫、阿尼西莫夫等人，駕乘蘇聯製E-15、E-16、SB-2和TB-3等軍機來華組成「志願航空隊」，並曾指導我方人員駕機飛行和維修保養飛機。當時的蘇聯政權之所以會有如此盤算，除了在於協助我國對抗日軍之外，另一更主要的目的是兼可牽制日軍，俾其不致在短期間內乘勢從東北亞侵犯蘇聯，同時可以試探日本航空部隊的實力。但是，自一九四〇年，蘇聯與日本兩方的關係出現緩和，蘇聯派至我國的志願航空隊便如同「臨事苟免」般的陸續撤離，幸而陳納德在華創設以D-40、B-25等各型機組成的航空志願隊，旋於一九四一年八月成立，緩止了戰力倏告吃緊的狀況，亦愈見其患難見真情的溫馨和決心。

上述蘇聯所曾經在華組建志願航空隊，支援我國南京保衛戰及武漢保衛戰等戰役的經過，過去容因政治上的敏感，故各界咸皆避略不提。不過，因為現今已不復再有此等禁忌，而且國史館亦表示「既是歷史的一部分，便要真實的呈現」，所以在《虎躍鷹揚》的影片或是其他於近年之間所出版、攸關陳納德先生的傳記中，亦

曾提及這段昔日鮮少被述說的往事，讓這段被隱諱近約七〇年的軍史片段，重現於對此幾乎毫無所悉的國人眼前。

我中華民國政府對於陳納德將軍之感念，一直是長存於心。政府撤退來臺之後未久，即於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〇年），在當時任職中央再保險公司董事長吳幼林先生及友人捐助下，擇於「臺北新公園」（今之臺北二二八紀念公園）內、靠近介壽路（今之凱達格蘭大道）和懷寧街的園區，設立一座「陳納德將軍紀念銅像」，敬邀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親臨揭幕。之後每年皆有我方空軍人員、退伍飛官暨曾經是美國駐華「志願隊」隊員，以至於後來編成的第十四航空隊的美籍退休飛行員前往悼念致敬；後來，銅像移設至位於民族東路北側的「新生公園」內，二〇〇六年八月再遷移至花蓮空軍基地的隊史館，而相關文物、史料亦併同保存於館內恆久紀念，國防部亦曾邀請陳納德將軍遺孀



陳納德將軍銅像。

陳香梅女士自美國返臺揭幕，以示敬重。

此外，郵政總局（現為中華郵政公司）則曾於民國七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發行名為「飛虎隊志願來華五十年」的紀念郵票（編號為紀二三三號，而美國郵政亦於一九九〇年同步發行旨在紀念陳納德將軍的郵票），表彰陳納德將軍偕同我中華民國飛行、地勤人員於抗戰期間組建航空部隊，秉持堅毅意志、沖天奮戰，並且創下多次輝煌戰果的英勇貢獻。

在美國，民衆亦皆視陳納德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海外建立彪炳戰功的航空英雄，每年五月最後一個星期一的「陣亡將士紀念日」（The Memorial Day），昔之第十四航空隊



我國發行之飛虎隊志願來華五十年紀念郵票（1990年9月26日發行之紀233郵票）。

隊員暨眷屬皆會前往阿靈頓國家公墓區，向這位後來晉陞為空軍中將的昔日指揮官英靈致敬。此外，位於科羅拉多州的美國空軍指揮部和屬於民間組織的美國航空協會，每年亦均會配合陣亡將士紀念日或定期會議等儀式，舉行紀念陳納德將軍的活動；華盛頓市的「航大博物館」（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內，則長久保存有昔時陳納德麾下飛虎隊駕駛的P-51實體戰鬥機，好讓觀眾得以長憶陳納德暨全體第十四航空隊，曾經在中國大陸所打過的美好勝仗和所曾奠建的曠世功勳。

由於陳納德將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國共對抗中，曾以其創設的民航空運隊協助我中華民國從事運輸救援，因此中共政權在其甫建政的一九五〇年代，自然未對陳納德有正面的評價。直至一九八〇年代，兩岸政治局勢逐漸趨於緩和之後，方才有另番炯然不同的評論。在大陸的雲南昆明、四川重慶和湖南芷江等地，則均已建有「飛虎隊紀念館」，並定期舉行紀念活動，兼對陳納德表達深摯的緬懷追思；昆明市更將一條從城中通往機場的公路，重新命名為「陳納德路」，以示長遠恆久的紀念。

數年前，出身香港的國際知名導

演吳宇森，曾抵臺蒐集各項史料，俾據以拍攝名為「飛虎群英」的影片，後因鑒於往昔飛虎隊的基地在雲南昆明，且當地留存有P-51戰鬥機的原型機暨其他相關因素，遂改往大陸拍攝，國內各界莫不深覺扼腕。惟各界亦推判，國史館容或因此而備受激勵，遂加快步伐以製作出「虎躍鷹揚——陳納德與中國抗戰」的影片，並極具效率的委商拍攝完畢。此一推判，不論佔有多高的可能性，畢竟是好事一樁，蓋「虎躍鷹揚」影片的拍製問世，既可紀念昔日飛虎隊員，並喚起國人的愛國情操，同時得以避免大陸政權片面的獨攬該段歷史的論述權。

此外，在分類上，此一「虎躍鷹揚」影片不僅得被收納入國史館近年來所籌拍「異人的足跡」（以近代外籍人士或組織對華之特殊貢獻為取材，而製作的影片）之系列影集內，亦可歸屬為近所極為熱門的「影視史學」之範疇，得比由媒體從事個人專訪的口述歷史，更具影響力和可觀賞性。繼影片的拍製殺青、完成首映與發行DVD，國人當可從該等歷史講述媒體，所涵納之充實內容，愈益深切的瞭解這位中華民國之友陳納德將軍的生平，和其一生所追尋旨在濟弱扶傾、捍衛世界和平的非凡志業。